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六十六

司馬光編集
林瑞翰註

漢紀五十八

起屠維赤奮若，盡昭陽大荒落（己丑至癸巳，西元二〇九年至二一三年）凡五年。

孝獻皇帝辛

建安十四年西元二〇九年

（一）春，三月，曹操軍至譙。

（二）孫權圍合肥，久不下。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，長史張紘諫曰：「夫兵者，兇器；戰者，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，忽疆暴之虜，三軍之衆，莫不寒心。雖斬將搴旗，威震敵場，此乃偏將之任，非主將之宜也。願抑責、育之勇，懷霸、王之計。」權乃止。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，久而未至，楊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，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，遣主簿迎喜。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，一部得入城，二部爲權兵所得，權信之，遽燒圍走。〔考異〕魏志武紀：「十一月，權圍合肥。劉綰傳云：『攻圍百餘日。』孫權傳云：『臨月不能下。』由此言之，權退必在今年明矣。

（三）秋，七月，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，出肥水，軍合肥，開芍陂屯田。

（四）冬，十月，荊州地震。

(五) 十二月，操軍還譙。

廬江人陳蘭、梅成據灊^①，六^②叛，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，

〔考異〕憲傳無年，按繁欽征天山賦云：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，丞

相武平侯曹公東征，臨川未濟，聯舒奮動，割有灊、六，乃俾上將盪寇將軍張遼治兵南岳之陽。又云：陟天柱而南徂。故置於此。

因使遼與樂進、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。

肥。

(六) 周瑜攻曹仁，歲餘，所殺傷甚衆，仁委城走。權以瑜領南郡太守，屯據江陵；程普領江夏太守，治沙羨；呂範領彭澤太守^③，呂蒙領尋陽令。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領徐州牧。會劉琦卒，權以備領荊州牧。周瑜分南岸地^④以給備，備立營於油口^⑤，改名公安。權以妹妻備，妹才捷剛猛，有諸兄風，侍婢百餘人，皆執刀侍立，備每入，心常凜凜^⑥。

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，幹以才辯獨步^⑦於江淮之間，乃布衣葛巾，自託私行詣瑜，瑜出迎之。立謂幹曰：「子翼^⑧良苦^⑨，遠涉江湖，爲曹氏作說客邪？」因延幹與周觀營中，行視倉庫、軍資、器仗訖，還飲宴，示之侍者、服飾、珍玩之物，因謂幹曰：「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行計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、張^⑩更生，能移其意乎？」幹但笑，終無所言。還白操，稱瑜雅量高致^⑪，非言辭所能

間也。

(七)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：「天下之人，材德各殊，不可以一節取也。儉素過中，自以處身則可；以此格物，所失或多^⑤。今朝廷之議，更有著新衣，乘好車者，謂之不清；形容不飾、衣裘敝壞者，謂之廉潔。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，藏其輿服；朝府大吏，或自挈壺殮^⑥以入官寺。夫立教觀俗，貴處中庸^⑦，爲可繼也。今崇一概難堪之行^⑧以檢^⑨殊塗^⑩，勉而爲之，必有疲瘁^⑪，古之大教，務在通人情而已，凡激詭^⑫之行，則容隱僞矣！」操善之。

【註】

①曹操軍至譙：自赤壁還至譙。魏志武帝紀：「操軍至譙，作輕舟，治水軍。」
②兵者，凶器；戰者，危事也：前漢書鼂錯傳錯兵事疏云：「兵，凶器；戰，危事也。」
③麾下：時權在軍中，故稱麾下。

④霸王：霸謂霸業，王謂王業。

⑤雲集：前漢縣，後漢爲侯國，屬廬江郡，故城在今河南省商城縣東北。曹孟於(云)。

⑥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：渦水，古潁蕩渠支津，今湮，非今之渦河。前漢書地理志淮陽國扶溝縣：「渦水首受狼湯渠，東至向，入淮。過郡三，行千里。」王先謙曰：「過郡三，謂河南、淮陽、沛。」

向縣，屬沛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懷遠縣東北；扶溝縣故城在今河南省扶溝縣東北。魏文帝浮淮賦序云：「建安十四年，王師自譙東征，大興水軍，汎舟萬艘。」
⑦芍陂：在安徽省壽縣南，一名期思陂，又名安豐塘。後

漢書王景傳：「景遷廬江太守，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，景率吏民修起蕪廢，由是陂闢倍多，境內豐給。」水經云：「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北，過其縣西，北入芍陂。酈注云：「芍陂水上承洛澗水，東北逕白芍亭東，積而爲湖，謂之芍陂。陂周百二十里許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，楚相孫叔敖所造。魏太尉王凌與吳將張休戰于芍陂，即此處也。」

①濡：縣名，屬廬江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霍山縣東北。濡，古潛字。

②六：

前漢縣，爲六安國治，後漢改名六安，屬廬江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六安縣北。

③呂範領彭澤太守：吳志呂

範傳：「範領彭澤太守，以彭澤、柴桑、歷陽爲奉邑。」後漢歷陽屬九江郡，彭澤、柴桑俱屬豫章郡，櫛割此三縣置彭澤郡。彭澤故城在今江西省湖口縣東。

④南岸地：胡三省曰：「荆江之南岸，則零陵、桂陽、武陵

、長沙、四郡地也。」

⑤油口：油水入江之處，在今湖北省公安縣東北。

⑥心常凜凜：胡三省曰：

「恐爲所圖也。」凜凜，寒冷貌，郝經詩：「靜聽風雨急，透骨寒凜凜。」凡心懷恐懼則有寒意，故曰凜凜。

⑦獨步：特出無偶。

⑧子賓：蔣幹字。

⑨良苦：即甚苦，猶甚久曰良久。

⑩蘇張：蘇秦、張儀。

⑪雅量高致：雅量謂度量寬洪，高致謂意氣高逸。

⑫儉素過中，自以處身則可：以此格物，所失或多：過

中謂偏激。此言過於儉素，自以處身則可，然不可以爲正物矯俗之標準。

⑬壺飧：戴氏侗曰：「飧，夕食

也；古者夕則餽朝膳之餘，故熟食曰飧。以壺盛飯曰壺飧。」

⑭中庸：常道。程子曰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

之謂庸。」

⑮難堪之行：不飾形容，汙辱其衣，壺飧以食，皆士大夫之所難堪。

⑯檢：約束。

⑰殊塗：謂貴賤有別。

⑱疲瘁：困頓不振。

⑲激詭：矯激詭異。

十五年西元二〇年

(一) 春，下令曰：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。○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？」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，唯才是舉，吾得而用之。」

(二) 二月，乙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(三) 冬，曹操作銅爵臺於鄴。

(四) 十二月，己亥（十二月辛丑朔，無己亥），操下令曰：「孤始舉孝廉，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，恐爲世人之所凡愚，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，故在濟南，除殘去穢，平心選舉，以是爲彊豪所忿，恐致家禍，故以病還鄉里。時年紀尙少，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，欲秋夏讀書，冬春射獵，爲二十年規，待天下清乃出任耳！然不能得如意，徵爲典軍校尉，意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，使題墓道言『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』，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，後領兗州，破降黃巾三十萬衆，又討擊袁術，使窮沮而死，摧破袁紹，梟其二子，復定劉表，遂平天下，身爲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意望已過矣。設使國家無有孤，不知當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？或者人見孤彊盛，又性不信天命。恐妄相忖度，言有不遜之志，每用耿耿，故爲諸君道此言，皆肝鬲之要也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，歸就武平侯國，實不可也。何

者？誠恐已離兵，爲人所禍。既爲子孫計，又已敗，則國家傾危，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。然兼封四縣，食戶三萬，何德堪之？江湖未靜，不可讓位；至於邑土，可得而辭。今上還陽夏、柘、苦三縣戶二萬，但食武平萬戶，且以分損謗議，少減孤之責也。」

（五）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。備以周瑜所給地少，不足以容其衆，乃自詣京見孫權，求都督荊州。瑜上疏於權曰：「劉備以梟雄之姿，而有關羽、張飛熊虎之將，必非久屈爲人用者。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，盛爲築宮室，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；分此二人，各置一方，使如瑜者，得挾與攻戰，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，聚此三人，俱在疆場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」呂範亦勸留之。權以曹操在北方，當廣擧英雄，不從。備還公安，久乃聞之，歎曰：「天下智謀之士，所見略同。時孔明諫孤莫行，其意亦慮此也。孤方危急，不得不往，此誠險塗，殆不免周瑜之手。」周瑜詣京見權曰：「今曹操新敗，憂在腹心，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。乞與奮威俱進取蜀，而并張魯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，與馬超結援，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，北方可圖也。」權許之。奮威者，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。周瑜還江陵，爲行裝，於

道病困，與權牋曰：「脩短命矣，誠不足惜，但恨微志未展，不復奉教命耳！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場未靜；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。天下之事，未知終始，此朝士所憂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儻所言可采，瑜死不朽矣！」卒於巴丘。〔考異〕按江表傳，瑜與策同年，策以建安五年死年二十六，瑜死年三十六，故知在今年也。權聞之，哀慟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資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？」自迎其喪於蕪湖。瑜有一女二男，權爲長子登娶其女；以其男循爲騎都尉，妻以女；胤爲興業都尉，妻以宗女。

初，瑜見友於孫策，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。是時權位爲將軍，諸將賓客爲禮尙簡，而瑜先盡敬，便執臣節。程普頗以年長，數陵侮瑜，瑜折節下之，終不與校。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，乃告人曰：「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。」

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。代瑜領兵，令程普領南郡太守。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，與共拒曹操，權從之。〔考異〕肅傳曰：「曹公開權以土地業備，方作書，落筆於地。」恐操不至於是，今不取。乃分豫章爲番陽郡，分長沙爲漢昌郡。

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；魯肅爲漢昌太守，屯陸口。

初，權謂呂蒙曰：「卿今當塗掌事，不可不學。」蒙辭以軍中多務，權曰：「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？但當涉獵見往事耳！卿言多務，孰若孤？孤常讀書，自以爲大有所

益。「蒙乃始就學。及魯肅過尋陽，與蒙論議，大驚曰：「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。」蒙曰：「士別三日，即刮目相待，大兄何見事之晚乎？」肅遂拜蒙母，結友而別。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^⑤令，在縣不治，免官。魯肅遺備書曰：「龐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！」^⑥諸葛亮亦言之。備見統與善譚^⑦，大器之，遂用統爲治中，親待亞於諸葛亮，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。

（六）初，蒼梧士燮爲交趾太守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，州郡擾亂，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，薊^⑧領九真太守，武領南海太守。燮體器寬厚，中國士人多往依之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^⑨，出入儀衛甚盛，震服百蠻。朝廷遣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，津好鬼神事，常著絳帕頭^⑩，鼓琴燒香，讀道書，云可以助化^⑪，爲其將區景^⑫所殺，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爲刺史。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，表又遣吳巨代之。朝廷賜燮璽書，以燮爲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，領交趾太守如故。巨與恭相失，巨舉兵逐恭，恭走還零陵。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^⑬爲交州刺史。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，吳巨外附內違，騭誘而斬之，威聲大震。權加左將軍，燮遣子入質，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。

⑤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爲滕薛大夫：此論語載孔子之言。朱子曰：「公綽，魯大夫、趙、魏，晉卿之家；老，家臣之長；大家執重而無諸侯之事，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；優，有餘也。滕、薛，二國名；大夫，任國政者滕、薛國小政繁，大夫位高責重。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。」此言人之才行各有優劣，任國政者但須取長捨短，量其所長而用之。

⑥若必廉士而後可用，則齊桓其何以霸世：論語八佾：「或曰：『管仲儉乎？』」孔子曰：「管氏有三歸，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」操意蓋謂管仲雖非廉士，然有治國之才，桓公用之，卒霸諸侯。

⑦二三子：謂操左右用事之臣。

⑧之士於僻側鄙陋之處。

⑨孤始舉孝廉：操年二十，舉孝廉爲郎，見魏志武帝紀。

⑩恐爲世人之所凡

愚：言恐世人以凡愚待之。

⑪故在濟南，除殘去穢：魏志武帝紀：「遷濟南相國，有十餘縣長吏，阿附貴

戚，贓汙狼籍，於是奏免其八。禁斷淫祀，姦宄逃竄，郡界肅然。」

⑫精舍：明潔之舍。

⑬規：計劃

⑭徵爲典軍校尉：事見卷五十九靈帝中平五年。

⑮遭值董卓之難，興舉義兵：事見卷五十九初平元年。

⑯後領兗州，破黃中三十萬衆：事見卷六十初平元年。

⑰討擊袁術，使窮沮而死：事見卷六十三建安四年

⑱摧破袁紹：事見卷六十三建安五年。

⑲梟其二子：二子謂紹子譚、尚。操斬譚事見卷六十四建安十年

，斬尚事見上卷建安十二年。

⑳復定劉表：操破荊州見上卷建安十三年。

㉑不遜之志：謂將篡漢。

㉒耿耿：王逸曰：「耿耿猶耿耿。」洪興祖曰：「耿耿，不安也。」

㉓肝鬲：胡三省曰：「鬲，胸膈也。」

以喻衷誠之言。

㉔便爾：便如此。

爭起爲亂；漢朝將因此而傾危。

㉕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：虛名謂引退，實禍謂秉國政。操蓋謂引退

於已有高名，然於國無益，故曰虛名；秉國政則不見諒於人，故曰處實禍。

●江湖未靜：謂孫權，劉備尙存

●陽夏、拓、苦：此三縣俱屬陳國。陽夏即今河南省太康縣，拓在今河南省柘城縣北，苦在今河南省鹿邑縣東。

●武平：縣名，屬陳國，故城在今河南省鹿邑縣西北。

●京：胡三省曰：「京，京口城也。權時居京，故

劉備、周瑜皆詣京見之。後都秣陵，於京口置京督，又曰徐陵督。爾雅絕高曰京，其城因山爲壘，緣江爲境，因謂之京口。」京口即今江蘇省鎮江縣。

●求都督荊州：胡三省曰：「荊州八郡，瑜既以江南四郡給備，備又

欲兼得江漢間四郡也。」荊州八郡參看卷五十九獻帝初平元年註五十一。

●熊虎之將：喻其勇猛如熊虎。

●二人：謂關羽、張飛。

●使如瑜者，得挾與攻戰：瑜意欲置關羽、張飛於麾下爲裨將。

●猥：廣

釋雅言：「猥，頓也。王念孫曰：「頓猶突也。月令：『寒氣總至。』」註：『總猶猥、卒也』卒與猝同，猥猝皆頓也。成十八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：「厲公猥殺四大夫。」言頓殺四大夫也。」

●資業之：資助之使成霸

業。

●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：謂備終不久爲人下，特時機未至耳。

●擊：招擊。總持曰擊。

●不從：謂權不從瑜、範之言。

●曹操新敗，憂在腹心：謂操新遭敗衄，威望頓損，中原之人，或將乘機

而起，有腹心之疾。

●相事：胡三省曰：「謂相與從事於戰攻也。」

●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：史記陳

平、張良說漢王曰：「此天亡楚之時也，不如因其機而取之。今釋弗擊，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。」瑜謂備有大志

，今若捨之，將自遺患。

●朝士：官吏之在朝者。

●旰食：後時而食。日晚爲旰，事繁不得及時而食

，故曰旰食。

●巴丘：裴松之曰：「瑜欲取蜀，還江陵治戲，所卒之處，應在今之巴陵，與前所鎮巴丘名

同處異也。」胡三省曰：「據水經注，巴丘山在湘水右岸，晉武帝太康元年，立巴陵縣，宋文帝元嘉十六年，置

巴陵郡。」按即今湖南省岳陽縣。

●蕪湖：縣名，屬丹陽郡，故城在今安徽省蕪湖縣東。

●折節：

紆屈其志節。史記張儀傳：「齊王大怒，折節而下秦。」

●若飲醇醪：顏師古曰：「醇者不雜，言其醲也；

醪，汁滓合之酒也。」醇醪味甜而美，故以爲喻。

●番陽郡：番、鄱通。鄱陽本豫章縣，至是立爲郡，故

治在今江西省鄱陽縣東。

●漢昌郡：漢昌，縣名，後漢置，屬長沙郡，至是折立爲郡，三國吳更名吳昌，

故城在今湖南省平江縣東。

●陸口：在湖北省嘉魚縣西南，陸水入江之處，今名陸溪口。孫權使魯肅、呂

蒙屯陸口即此，一名呂蒙城。

●當塗：謂據要地，轉爲秉握政權之喻。

●涉獵：顏師古曰：「言若

涉水獵獸，不專精也。」

●耒陽：縣名，屬桂陽郡，故城即今湖南省耒陽縣。

●龐士元非百里才也

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耳：龐統字士元。肅謂統大才不可小用。治中、別駕，州刺史之佐吏，參

閱卷六十初平二年註五十三、五十四。驥，良馬，日行千里，故以驥足喻賢才。

●善譚：胡三省曰：「善

譚者劇論當世事也。」譚與談同。

●賄：音賄（ $\times$ ）

●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：胡三

省曰：「天下紛亂，變雄據偏州，人但知威尊，無復知有天子也。」

●絳帕頭：以絳巾爲帕頭。陸游曰：

「帕頭者，巾幘之類，猶今言幘頭。」帕、柏、幘通。唐書輿服志：「幘頭超於後周，便武事者也。」幘頭又名

帕首，後周武帝所制，裁幅巾出四脚以幘頭，故名，見廣韻。

●化：謂羽化。

●區景：姓區名景。

●步驚：姓步名驚、陽音步（ $\times$ ）

十六年西元二一一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爲丞相副。

(二)三月，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，使征西護軍夏侯淵^⑤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。倉曹屬^⑥高柔諫曰：「大兵西出，韓遂、馬超疑爲襲己，必相扇動。宜先招集三輔，三輔苟平，漢中可傳檄而定也。」操不從。關中諸將果疑之，馬超、韓遂、侯選、程銀、楊秋、李堪、張橫、梁興、成宜、馬玩等十部皆反，^⑦其衆十萬，屯據潼關^⑧。操遣安西將軍^⑨曹仁督諸將拒之，敕令堅壁，勿與戰；命五官將丕留守鄴，以奮武將軍^⑩程昱參丕軍事；門下督^⑪廣陵徐宣爲左護軍，留統諸軍；樂安國淵^⑫爲居府長史，統留事。秋，七月，操自將擊超等。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，非精選前鋒，不可當也。操曰：「戰在我，非在賊也。」^⑬賊雖習長矛，將使不得以刺，諸君但觀之。」

八月，操至潼關，與超等夾關而軍。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昱、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^⑭，據河西爲營。

〔考異〕是傳曰：「太祖至潼關，恐不得渡，召問見。見曰：『公盛兵於此，而賊不復別守蒲阪，知其無謀也。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，先以蔽其裏，賊可禽也。』」太祖曰：「善。」按武紀：潛遣二將渡蒲阪，皆太祖之謀，而是傳云皆見之策，不相顧耳！閏月，操自潼關北渡河。兵衆先渡，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，蓋陳氏各欲稱其功，不相顧耳！

斷後。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，矢下如雨，操猶據胡牀不動。許褚扶操上船，船工中流失死，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，右手刺船；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，賊亂取牛馬，操乃得渡。遂自蒲阪渡西河，循河爲甬道而南。超等退拒渭口^⑮，操乃多設疑兵，潛以舟載兵

入渭爲浮橋，夜，分兵結營於渭南。超等夜攻營，伏兵擊破之。超等屯渭南，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，操不許。

九月，操進軍悉渡渭，超等數挑戰，又不許^⑤。固請割地，求送任子^⑥，賈詡以爲可僞許之。操復問計策，詡曰：「離之而已。」操曰：「解。」^⑦韓遂請與操相見，操與遂有舊，於是交馬語移時^⑧，不及軍事，但說京舊故，拊手歡笑。時秦胡^⑨觀者，前後重沓^⑩，操笑謂之曰：「爾欲觀曹公邪？亦猶人也！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耳！」既罷，超等問遂：「公何言？」遂曰：「無所言也。」超等疑之。他日，操又與遂書，多所點竄，如遂改定者，超等愈疑遂。〔考異〕許褚傳曰：「太祖與韓遂、馬超等會語，左右皆不得從，唯將褚超負其力，陰欲前突太祖，素聞褚勇，疑從騎是褚，乃問曰：『公有虎侯者安在？』」太祖顧指褚，褚瞋目眦之，超不散動。」

按時超不與遂同在彼，故疑此說妄也。操乃與克日^⑪會戰，先以輕兵挑之，戰良久，乃縱虎騎^⑫夾擊，大破之，斬成宜、李堪等。遂、超奔涼州，楊秋犇安定。

諸將問操曰：「初，賊守潼關，渭北道缺^⑬，不從河東擊馮翊，而反守潼關，引日而後北渡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賊守潼關，若吾入河東，賊必引守諸津，則西河未可渡。吾故盛兵向潼關，賊悉南守，西河之備虛，故二將^⑭得擅取西河，然後引軍北渡。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，以二將之軍也。連車樹柵，爲甬道而南，既爲不可勝^⑮，且以示弱；渡渭爲

堅壘，虜至不出，所以驕之也。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，吾順言許之，所以從其意，使自安而不爲備。囚畜^⑤士卒之力，一旦擊之，所謂疾雷不及掩耳^⑥。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」始，關中諸將每一部到，操輒有喜色。諸將問其故，操曰：「關中長遠，若賊各依險阻，征之不一二年，不可定也。今皆來集，其衆雖多，莫相歸服，軍無適主，一舉可滅^⑦，爲功差易，吾是以喜。」

冬，十月，操自長安北征楊秋，圍安定。秋降，復其爵位，使留撫其民。

十二月，操自安定還，留夏侯淵屯長安，以議郎張既爲京兆尹。既招還流民，興復縣邑，百姓懷之。

遂、超之叛也，弘農、馮翊縣邑多應之，河東民獨無異心。操與超等夾渭爲軍，軍食一仰河東。及超等破，餘畜尙二十餘萬斛。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^⑧。

扶風氐正爲劉璋軍議校尉^⑨，璋不能用，又爲其州里^⑩俱僑^⑪客者所鄙^⑫，正邑邑^⑬不得志，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，自負其才，忖^⑭璋不足與有爲，常竊歎息。松勸璋結劉備，璋曰：「誰可使者？」松乃舉正。璋使正往，正辭謝，佯爲不得已而行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，密謀奉戴以爲州主。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，璋聞之，內懷恐懼，松因說璋曰：「

曹公兵無敵於天下，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，誰能禦之？劉豫州，使君之宗室，而曹公之深讎也，善用兵，若使之討魯，魯必破矣！魯破則益州疆，曹公雖來，無能爲也。今州諸將龐羲、李異等皆恃功驕豪，欲有外意。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，民攻其內，必敗之道也。」璋然之。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。主簿巴西黃權諫曰：「劉左將軍有驍名，今請到，欲以部曲遇之，則不滿其心；欲以賓客禮待，則一國不容二君。若客有泰山之安，則主有累卵之危，不若閉境以待時清。」璋不聽，出權爲廣漢長。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，一無所納。

灋正至荊州，陰獻策於劉備曰：「以明將軍之英才，乘劉牧之懦弱，張松，州之股肱，響應於內，以取益州，猶反掌也。」

〔考異〕韋曜吳書曰：「備前見張松，後得灋正，皆厚以恩德接納，盡其殷勤之歡，因問蜀中淵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，

松等具言之。按劉璋、劉備傳，松未曾先見備，吳書誤也。

備疑未決。龐統言於備曰：

「荊州荒殘，人物殫盡。東有孫車騎

，北有曹操，難以得志。今益州戶口百萬，土沃財富，誠得以爲資，大業可成也。」備曰：「今指與吾爲水火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誦，吾以忠；每與操反，事乃可成耳！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，奈何？」統曰：「亂離之時，固非一道所能定也；且兼弱攻昧，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若事定之後，

封以大國，何負於信？今日不取，終爲人利耳！」備以爲然。乃留諸葛亮、關羽等守荊州，以趙雲領留營司馬。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。

孫權聞備西上，遣舟船迎妹，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，張飛、趙雲勒兵截江，乃得禪還。

劉璋敕在所供奉備，備入境如歸，前後贈遺以巨億計。備至巴郡，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：「此所謂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衛者也。」

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，璋率步騎三萬餘人，車乘帳幔，精光耀日，往會之。張松令灋正白備，便於會襲璋。備曰：「此事不可倉卒。」龐統曰：「今因會執之，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。」備曰：「初入他國，恩信未著，此不可也。」璋推備行大司馬，領司隸校尉；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所將吏士，更相之適。歡飲百餘日。璋增備兵，厚加資給，使擊張魯；又令督白水軍。備并軍三萬餘人，車甲、器械資貨甚盛。璋還成都，備北到葭萌，未卽討魯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。

【註】

①以曹操世子不爲五官中郎將，置官屬，爲丞相副；後漢書百官志，五官中郎將一人，比二千石，主五官郎。胡

三省曰：「漢五官中郎將，主五官郎而已，未嘗置官屬也；領屬光祿勳，未嘗爲丞相副也。」趙一清曰：「魏、晉更無其官，殆以曹丕始置之，故廢耳！」

②征西護軍夏侯淵：胡三省曰：「淵之族，操所自出也，付以先征先驅之任。以資序未得爲征西將軍，故以護軍爲名。」魏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，夏侯惇之叔父。淵，惇之族弟，故胡氏謂淵之族，操所自出。

有掾有屬，掾比三百石，屬比二百石。

③關中諸將果疑之，馬超、韓遂、侯選、程銀、楊秋、李堪、張橫、梁興、成宜、馬玩等十部皆反：胡三省曰：「操舍關中而遠征張魯，伐虢取虞之計也。蓋欲討超、遂而無名，

先張討張魯之勢以速其反，然後加兵耳！」

④潼關：關名，在今陝西省潼關縣東南。關當黃河之曲，據崤函之固，雄踞山腰，下臨黃河，扼

秦、晉、豫三省之衝要。

⑤安西將軍：晉書職官志：「四安起於魏初。」四安，謂安東、安西、安南、安北

四將軍。

⑥奮武將軍：沈約曰：「奮武將軍始於漢末。」

⑦門下督：胡三省曰：「督將之居門下者。」

⑧國淵：姓國名淵。

⑨戰在我，非在賊也：謂制敵之機在我而不在敵。

⑩蒲阪津：津名，一曰蒲津，

又名夏陽津，在今山西省永濟縣西，接陝西省朝邑縣東境。

⑪渭口：渭水入河處。渭口之東即潼關。

⑫不許：謂堅守不與戰。

⑬任子：解見卷六十四建安七年註三十三。

⑭解：曉解。

⑮操與遂有

舊，於是交馬語移時：胡三省曰：「遂與樊稠交馬語而得以斃稠，與曹操交馬語乃以自斃，然後知遂所以遇稠者非用數也。若馬超等之疑遂，則猶李傕之疑稠耳！」遂、稠接馬交臂共語事見卷六十一興平二年。交馬謂馬首相交，喻其親近；移時，謂歷時甚久。

⑯秦胡：謂關西諸胡，羌氏之屬。

⑰重昏：顏氏家訓疏證：「